

据亦舒长篇小说改编,由刘亦菲等主演的电视剧《玫瑰的故事》引发广泛关注和讨论。电视剧在讲述以女主黄亦玫(玫瑰)的成长为主线的故事中,还呈现出了相当丰富的艺术图像运用。

在影视剧中,艺术图像有时就像是一把“钥匙”,可以起到暗示剧情走向、丰满人物形象、烘托情感氛围等重要作用。首先是人物的设定,女主玫瑰本科学习的是美术史专业,毕业后从事的工作也和艺术品以及策展相关,一方面,呼应女主的工作身份和个人爱好,部分拍摄场景设定在美术馆与画廊等艺术机构中,也展示了多位当代艺术家的作品。另一方面,一些艺术作品尤其是艺术史上名家名作的出现,更是对应女主在不同时间段的心境变化,一定程度上与剧情的发展相互应合。

波提切利是女主在剧中提及的第一位艺术史上的重要人物。桑德罗·波提切利是文艺复兴早期最杰出的画家之一,相较于“文艺复兴三杰”达·芬奇、拉斐尔和米开朗基罗,波提切利对于观众而言或许相对陌生,但他的经典作品《春》《维纳斯的诞生》中的视觉图像,至今被广泛运用于各类视觉文化产品之中。不论是《春》还是《维纳斯的诞生》,波提切利的作品中总是充盈着爱和美主题,在这里预示着女主对于爱 and 美的追求。此外,波提切利的作品以一种诗意的描绘方式,勾勒出人物优美柔和的线条,展现出波提切利对于人体的观察与把握,可以说,研究文艺复兴艺术运动的开启,波提切利是绕不开的人物。此时的女主刚刚大学毕业,热情明媚的玫瑰对人生有着诸多美好的憧憬和期待,波提切利这位艺术家在文艺复兴艺术之中象征着新纪元的开始,而这也呼应着女主接下来所要开启的人生新篇章。

随着剧情的发展,女主玫瑰所偏爱的艺术风格也在发生变化。艺术家乔治·莫兰迪在剧中的出现,是女主在上海和自己后来的先生一起观展时提到的。莫兰迪的作品受到文艺复兴早期艺术家的影响,但有了更独特的风格,莫兰迪喜爱描绘静物,画中颜色的饱和度更低,线条也更加温和。此时的女主刚刚结束了第一段情感,从北京辞职后来到上海转向心理学的研究学习。玫瑰对莫兰迪的欣赏,也更契合此时此刻人物的心理成长。在艺术上,莫兰迪的作品是一种对心灵和精神的追求,而在剧情的走向中,这是人物更加成熟、内敛的一种象征。

此外,莫兰迪的艺术风格在剧中的间接展现,是女主在上海所居住的出租屋的室内布景参考。剧中美术指导王竞老师在访谈视频中说,布置女主在上海所居住的出租屋时,曾考虑过另一位艺术家马克·罗斯科的作品。马克·罗斯科是美国抽象表现主义艺术中“色域绘画”的代表艺术家,作品以表达情感的大区域色块为典型特点。但是在实际的运用中,这样浓烈的色彩难免会带给观者更多的情绪冲突,但基于剧中人物的状态,最终选择了更为柔和的莫兰迪色调。一方面,用温馨的内部空间色彩显示出女主结婚生子的经历,展现出主创人员的用心。另一方面,剧中布景的探索也显示出,展陈空间与生活空间之于艺术的区别。比如在剧中“落选”的艺术家罗斯科,他对于作品的展示就有着非常严苛的要求,他曾在多封与策展人的书信中谈到自己的理想展陈条件,因为罗斯科相信,只有当观者置于一个恰当环境中,才能最大程度感受到作品中流动的情感。相比之下,因为柔和的莫兰迪色调,会给观者带来更贴近生活的视觉舒适感,因此在时装与室内设计中被广泛应用。

相比于女主玫瑰在婚姻生活中所面对的狭小天地,她在北京家中的房间更像是一个浪漫美好的奇幻“森林”。在繁复缤纷的空间设计中,有多幅与“花”主题相关的艺术画作,还有女主的人物画像。但最显眼的艺术作品是书桌前的一幅女性画像,即墨西哥女艺术家弗里达·卡罗的自画像《戴着荆棘项链和蜂鸟的自画像》。特别的连眉和发饰是弗里达自画像的特点,满布脖颈的荆棘像是一张网,是一种痛苦的桎梏,但又像画作名称所示,是一条项链,是一种对勇敢者的奖赏。弗里达与玫瑰的人物画像此刻在同一空间出现,似乎也暗示着女主与这位传奇艺术家一样,经历着情感的考验。

历经车祸伤病与婚姻变化,弗里达一直在作品中探索如何表现出自我的身体与情感苦痛。除了剧中出现的作品以外,在另一幅作品《两个弗里达》中,弗里达画了两个自己:身着墨西哥传统服饰、有着完整心脏的弗里达,正在给予身着洋装、有着破碎心脏的弗里达力量。尽管两个弗里达处于不同状态,但是她们彼此陪伴和支撑,每一个阶段的自己都是珍贵的。而这也对应着剧中女主的成长体验:“正是每个阶段的我,组成了现在的我。”以玫瑰之名,这是艺术家弗里达与剧中人物的共同心声:“在生命的历练中不断向内诉求,从自己的世界之中寻找治愈的能量。剧中的最后一幕,是女主奔赴更广阔天地的画面:“世界在我面前,指向我想去的任何地方,我完全而绝对地,主持着我。”拥有艺术和自我,应该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了。

作者简介:宋寒儿,中国石油大学(华东)讲师、青岛市首批签约文艺评论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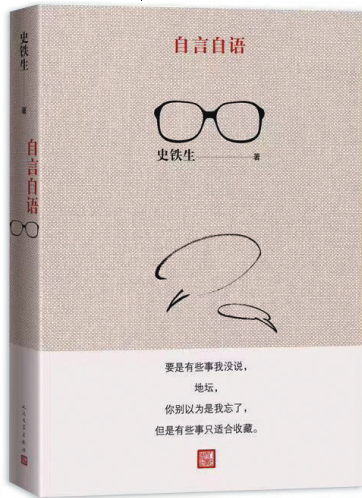


从《玫瑰的故事》看影视剧的名画运用

宋寒儿

史铁生《自言自语》：爱·宽容·安静的心境

李风玲



最近读史铁生散文集《自言自语》,让我感触最深的是,至深至痛的母爱,以《秋天的怀念》和《我与地坛》为代表。《秋天的怀念》选入初中语文部编教材已经十几年了,但身为老师的我每次教来,总要哽咽落泪。那份恩重如山血浓于水,在史铁生笔下表现得淋漓尽致、刻骨铭心。

21岁时,命运给了史铁生重重一击。他由活蹦乱跳意气风发对未来充满无限憧憬的青年,突然变成了无法站立只能依靠轮椅才能行动的瘫痪者。“双腿瘫痪以后,我的脾气变得暴怒无常。望着望着天上北归的雁阵,我会突然把面前的玻璃砸碎;听着听着李谷一甜美的歌声,我会猛地把手边的东西摔向四周的墙壁。母亲就悄悄地躲出去,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偷偷地听着我的动静。当一切恢复沉寂,她又悄悄地进来,眼边红红的,看着我……”这是一份多么隐忍的母爱啊!看得让人心痛!当史铁生狠命地捶打着双腿,喊着“我可活什么劲”时,母亲扑过来抓住他的手说:“咱娘儿俩在一块儿,好好活,好好活……”

当史铁生终于接受了突然降临的厄运,他经常摇着轮椅,去附近的地坛公园散心。他说:“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,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四百多年……它等待我出生,然后又等待我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……我摇了轮椅总是到它那儿去,仅为着那儿是可以逃避一个世界的另一个世界。”可是,当年总是独自跑到地坛去的史铁生,曾经给母亲出了一个难题。这个因为儿子瘫痪而痛苦的母亲,因为儿子对生活失去了希望而痛苦加倍的母亲,希望儿子出去转转,又担心他一个人在荒僻的园子里会想些什么。“每次我要动身时,她便无言地帮我准备,帮助我上了轮椅车,看着我摇车拐出小院:这以后她会怎样,当年我不曾想过。”但在母亲猝然长逝之后,史铁生才蓦然惊醒,他说:“当我不在家的那些漫长的时间,她是怎样心神不定坐卧难宁,兼着痛苦与惊恐与一个母亲最低限度的祈求……”“在那段日子里,我想我一定使母亲做过最坏的准备,但她从来没有对我说过:‘你为我想’……”

史铁生的文字,真的是一字一句都犹如重锤落地,狠狠砸在你的心尖子上。我经常读着读着,泪水便爬满了脸。而这份至深至重的母爱,也让史铁生无比痛悔,他说:“她的儿子被命运击昏了头,一心以为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一个,不知道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要加倍的……”母亲去世,史铁生才意识到,“这园中不单是处处都有过我的车辙,有过我的车辙的地方也都有过母亲的脚印。”

“有过我车辙的地方也都有过母亲的脚印。”这是多么力透纸背的文字,又是多么痛彻心扉的母爱!在《自言自语》中,史铁生就这样无情地剖析着自己,也在这无情的剖析里致敬着最无私的母爱。

失去了母亲,曾经自暴自弃对生活失去了信心的史铁生,终于慢慢“站”了起来。他的勇敢和坚强,既来自伟大的母爱,亦来自友情与爱情。从《自言自语》一书中,可以读出史铁生对诸多情意的深深感恩。他说:“二十一岁末尾,双腿彻底背叛了我。我能活下来,全靠了友谊。”“细细品下来,这个‘老史’最令人羡慕的地方,便是一向活在友谊中。”而在《扶轮问路》一文中,史铁生更是以“轮椅”为线,细腻表达了对亲朋好友的深深感恩。

史铁生第一辆轮椅,其实是手摇车。“那是我的二十位同学和朋友的合资馈赠,那轮椅我用了很多年,摇着它去街道工厂干活,去地坛里读书,到城郊的旷野上看日落日出。摇进过深夜,也摇进过黎明,以及摇进过爱情但很快又摇出来……”这些简洁生动的文字,直读得你心头颤动。

史铁生第一辆真正意义上的轮椅,是自制的。“它由邻居朱二哥设计,父亲捧了图纸,满城里跑着找人制作,跑了好些天,才有一家‘黑白铁加工部’肯于接受。”母亲曾经用这辆轮椅,推着史铁生去看过电影。史铁生说:“这辆自制的轮椅,寄托了二老多少心愿!”再后来,史铁生写作成名,《丑小鸭》杂志社送了他一辆做工精美的轮椅。他摇着这辆轮椅,在王安忆、马原、何少功等一众文友的帮助下,去了青岛、沈阳、北戴河,还去了美国和斯德哥尔摩。也正是这辆轮椅,让史铁生“又一次摇进了爱情,并且至今没再摇出来”,妻子陈希米走进了他的生活,并且为他买下了后来那辆价格不菲的更高级的电动轮椅。陈希米一再地和卖家讲着价钱,讲定之后,“希米小姐偷着笑:‘你就是一分不降我也是要买的!’”由此不难读出,围绕在史铁生身边的,有无私的亲情,有纯洁的友情,更有甜蜜的爱情。沉浸其中的史铁生,不再抱怨命运的不公,他用自己的笔,深情书写着内心的温暖与感动。

作家苏童曾经这样评价史铁生:“你读他就是读爱,读宽容,读一种安静的心境。”是的,史铁生就是用这样的哲学与幽思,写出了至深至痛的母爱,也表达了最纯最真的感恩。

作者简介:李风玲,教师,特约评论员。

《文艺评论》征稿邮箱:
zaobaofukan@126.com
请在标题中注明“《文艺评论》投稿”。(2000字+短视频评论)



「文化青岛」
扫码关注